

第一回 痛时艰远游异国 逢石隐窃录奇书

据闻中国有一高隐之士，前曾遍游各国，学问优美，世情练达，因其性静心灵，竟能前知未来之事。所著《惨祸预言》，二十余卷，皆于十数年前著之，而其后无不句句应验。此书乃其数十部中之一部也。

数年前，有一中国童子，由日本一女士处得来此书，却是日文。前月入于译者之手，只因言言沉痛，语语刺心，译者于执笔直述之时，不知赔了多少眼泪，故又称为《赔泪灵》。

看官，你道书中所载何事？却是详叙中国光绪甲辰年以后，万民遭劫，全国为墟，积骸成山，流血成河的惨祸，真是刳目悚心。其中也有一二处，看去略可宽心开颜，但恨全书中不能皆是如此，真无可如何也。

却说中国江苏省地方，有一秀士，姓黄名烈，字仲谟。娶妻吴氏，生子名勃，乳名叫光华。当时黄烈住在省中苍门外马路左侧，因儿子光华年已十四岁，读书倒也聪明，恐为塾师所误，所以留在家中自教。哪知这孩子，自少便是奇怪。虽在父母前不敢有不孝不顾之事，却是自尊自大，目空今古，专好搞出书中古人言语，恣意批驳。常说道：“孔子删削诗书，孟子又不信孔子所定的书经中之武成一篇，可见人全靠自己的心思脑力。若孔子思前古圣贤所著，定是不错；孟子又想孔子所定，必是可信，吾知其必不能成圣也。”又云：“人在世界上，若只是吃饭、穿衣、娶妻、

生子，那与禽兽、虫蚊有何大异？若是专想到做官发财，不恩做些留名后世之事，那人品越发低下了。况且近日闻得世界上有许多强大之国，都要吞灭我们中国，若不趁早预备抵挡，却只满心私欲，专打算一身一家之计，及到那祸已临头，父母被杀，妻女被淫，财产遭劫，身躯受戮之时，方悔从前不肯出心力，舍钱财，与大众同心同德，将自己地土保住，也是晚了。只可恨我国的同胞，不知此理。咳！我中国后来的惨祸，恐怕有被外人和土匪，杀得血肉糜烂的日子了。”想到此处，心中着实郁闷，因便信步踱出书房，到他双亲住的房中说道：“儿今日身中觉得有些不快，愿双亲许我到外逛逛。不知双亲准否？”那仲谟有些难色。吴氏因对他道：“儿子尽日用功，也该放他出去散散心，不然倒把他闷出病来，便不好了。”便道：“你出去罢，只须早些回来，不要跑乏了。”

那黄勃走出门庭，一直来到西门外焕霄桥上。刚刚走到桥边，便见有三个乞儿在地上叩头，口呼：“好少爷，发心布施罢。”黄勃见此，不觉止住步呆看。撇眼忽见来了两个洋人，飘飘忽忽，大踏脚步闯了过来。那乞儿便狠命地喊道：“吓！洋先生！吓！洋先生！救命呵！救命呵！”那黄勃不禁心如针刺，暗暗地想道：“咳！吾国人的无耻，真是世界上第一的了。就是饿到将死，只好向本国同胞求乞些。那外人的钱文，就真是救得活命，也该争着志气，宁死不肯受那他国人的恩惠，如何便无志气到如此！一面想，一面随那洋人背后走去，看他如何。

不一时，到了一个巷内。那巷内有个小儿，便哇的一声，大

哭起来，口中只乱嚷道：“洋鬼子吓！洋鬼子吓！”登时他的母亲早已搂住道：“好孩子别怕，有娘呢！”那孩子只狠命地惊吓啼叫。他那母亲便吓他道：“你若不快止住哭，我唤那洋先生来呢！”那孩子两手一缩，惊得不敢作声，面如土色。此时那洋人似有急事，却不在意，已大踏步地去远了。独有黄勃不觉气得发怔，止住脚步，不能复支，便向那妇人啐道：“好好的儿子吓死了，洋人有何可怕？我国人比他们多着呢！”说着，便手抚孩子道：“好兄弟，别怕，我打洋人给你看呢！”一面说，一面伸出拳，向前跑去。不一会便回来道：“那洋人因为吓着你，又被我打了一顿，他怕了，赶紧逃去了。”说着，又将衣袋内银表取出，便指那面上刻的洋人给那孩子看道：“此中有个洋人，我把他杀给你看。”说着，把表面拆下，掷在地上，将足向那画洋人处，狠狠地蹴踏了几下。那孩子见得好玩，便笑了一声。那黄勃便也笑了道：“他是要抢我国的地方，我故杀他。以后真见洋人，都是如此。若是他无害我中国之人，我们却好与他客客气气，也不犯着凶暴起宗，便去打杀他，只是怕他的心万不可有。这洋人是最奇僻的，你若愈怕他，他愈杀你；你若不肯服他，他倒看你是好人，倒不害你的。好兄弟，你从今千万别怕洋人，我们和他们一样呢。”

后又说了好些话，又叮咛了妇人以后不可如此，方才回来。之后，心中委实难过，想道：“我国人，从前太自大，人人俱欲仇洋排外；庚子而后，特变为畏外媚外的了。就如方才的情形，那外人之威，几乎不曾吓杀那小儿。从前听说我国有个张辽，能止小儿的夜啼。如今外国人，竟是随便哪一个，都比张辽更威风些，竟能止小儿的昼啼了。一个张辽还挡不住，何况我民竟看彼中之

人，个个皆比张辽还怕人呢。咳！要如此看来，有日洋兵到来，收我土地，我国人定是噤不发声，举个顺民旗出降去了，哪肯和他们抵死抗拒，誓不甘把我祖宗传下来的国土送与外人呢。咳！这朝廷官府非但是一天捱一天的不肯用丝毫心力，打算为我民人保全国土，竟是将我民人所托命的上地，和我民的财产，乐赠外人，以为买好之计。已是无可望了。怎奈我民人一个个都尚在醉梦之中，死到临头尚不醒悟，即那略晓时事的，也都不知道国家若被外人灭了，我民人是万无幸免的。他却预备降服，想做外人的奴隶。更有一班号称志士的，日日倡言爱国保种，到了中国将亡的地步，却不曾实做些报国的事出来，非是怕官府见疑拿办，便说是无人可以与谋。看来，救我中国的危难，非但于官府无望，民人无望，连那志士也是靠不住了。”想到此，却自啐道：“咳！我黄勃难道不是个男儿，必将这大责任、大事业专等他们做去吗？只是我如今，学问尚是太浅，不如且去外洋游学一回，练成一个智能兼全之士。回来为国家办起事来，那再造中国的大英雄，恐怕便是我了。”

主意已定，便回到家中，悄悄地将他祖父分给他的银子三百二十两拿出来，藏于一个皮包内，写了告别书一封，夹在怀内，也不面辞父母，一径来到轮船码头，便将书信投在邮政箱内。恰好前往上海的汽船，将要开船。连忙买了船票，便跳下船去，那汽船便飞也似的开了。这里他的父母得信之后，不免一番烦恼，但是他们的心，也有些被他儿子感动了，所以也由他去。

且说黄勃次日到了上海，便买了外国衣一套，改了装。打听

往日本的船次日开驶，便也买了船票。至次日八点钟，便由客栈下船。十二点钟，只听得汽笛一吹，那船早已开了。刚刚行到吴淞口时，忽听得隔舱娇音袅袅，似是女郎吟咏之声。听去却是东语。少顷又听一女道：“你能用汉语读吗？”那女郎笑了一声，便念道：“一声报道虎狼来，赫赫名邦一日摧。”黄勃听了，便吃了一惊道：“也是外人打进来了，此言竟是道中国已经亡了。”又听道：“异色旌旗分道出。”便想道：“不好了，这是各国兵来瓜分了。”又听道：“同心羁继望乡回。”此句不解何意。只听那女郎道：“若此，或有救么？”那念的女郎又道：“不然，你且听下句来。三年血肉空搏战，万里河山终劫灰；莫道闲人情易遣，重兴未睹恨难恢。”那女子嗤的一声笑道：“果然无望。”黄勃此时心中不禁七上八下的乱猜，思欲过去一问，怎奈未曾通问，不敢造次。忽又听道：“茫茫龙陆尽烟霾，碧血漫空野积骸；蹈海仲连空抱恨，哭廷胥子有余哀。”那女子道：“不知这是何人？”又念道：“千军壮气城头沮，一片新旗海角来；却剩弹丸延帝裔，岂真屹立在天涯。”

黄勃听到此处，便认定句句是为中国而言。但其中所言，多似后来亡后的话，何以便能预言在先。心中疑团莫解，不免踱出舱来，向那女郎住的舱门口，摘帽欠身道：“二位女博士请了。”那两个女子便放下书卷，立起回了礼，便道：“先生贵姓大名，尚未领教。”黄勃道：“小生姓黄名勃，年少未字，乳名光华，系吴人。只因敝国现今危亡之期已迫，特往贵国求些学问，将来或能为国家干些事业。适才窃听清咏，好似句句切着敝国而言，但好些都似是未来之语，小生着实狐疑，特来请教。敢问二位贵姓大名？”那长些的女子便道：“妾姓中江，名大望。此系妹子，名笃

济。适才所诵之诗，却是贵国的高人所作。舍妹去年三月，前往贵国天台山漫游，山上遇见一位老人，年约六十余岁，童颜鹤发，却是西洋的袋扮。舍妹与之为礼，蒙其请到洞院内饮茶。舍妹感其殷勤，便与之同往。及到洞口，忽见一位奇古的老人，不像道人，却是前明装束。头戴角巾，身披儒服。舍妹不胜诧异。那洋服的老人便指道：‘此是家父。’舍妹便与为礼。那明服的老人询及乡邦姓氏，也着实礼待，便同到花园子内大楼上饮茶，舍妹便问他父子何以异服，且何不穿本朝的制服呢？那明服者道：‘老夫祖上自明亡迄今，九世未曾剃发改服。当那鞑子入关时，老夫家内为不肯剃发，被鞑子用非刑杀死者，计二十一人。先九世祖时尚甚幼，当时有一塾师，与之同逃至此，即居住在此洞之中。后来那塾师死去，遗言不可剃发，便将他的女儿配与先九世祖。后来世世相传，皆记着先世一家门为头发之故，竟送了命，以故虽死也再不肯把那狗尾巴栽在头上。那小儿，他是自少出洋游学的。先时走内地时，尚是装作道人，后来上了洋船，见得不便，遂将头发断了，改装西服。他写信来寻老夫说：“这西洋的衣服，及世界万国公用的，就是我明朝至今未亡，也应改制。因其适于卫生，且甚便于行止动作也。儿并不是违背祖训，只是从天下之公而已。若满洲之制，则儿有虽死弗从而己。”老夫见得有理，也就不问了。至于老夫，年既衰朽，于外国的学问技术，未曾懂得一点，若是也急急的改装易服，自思真是不配。所以让他领略过西国实学的，独穿了西服。这便是父子异服，及老夫明装的原故。’当时舍妹听他这一席话，着实起敬，不由得与他细谈起政治哲理来。那明服

的老人，却是博通中外，贯串古今。那两老又邀舍妹遍游各处胜景，不意忽然下了一行春雨，一直落到天晚，愈下愈大起来。那老者便留舍妹在山过宿，却派两个女侍童前来服侍。那洋服者又着人请他孙女儿及学生三人前来，便同舍妹于洞院左边园中王汉楼上住下。楼中铺设精致，其中罕见之物，言之不尽。那四位女士，却是琴、棋、诗、画、天文、地舆、测算、兵法，无所不晓。内中有一女子专好诵诗，口中便念着方才舍妹所念的那两首诗。舍妹听来不解，便问此诗何人所作？那女子便引到后楼藏书之处，于千箱万卷中，手指一个竹筐子，笑道：‘此筐内，都是此种诗词，恐怕你尽不懂呢？’说着，笑了一声。那时已经摆上酒肴饭菜，便请舍妹用了。那四位女子，便同声歌唱什么《爱国歌》、《中国大希望歌》，煞是好听。不多时，便皆安睡了。舍妹心中记挂着那竹筐内的书，必欲一读。夜里只是睡不着，待那四位女子熟睡了，便悄悄偷向那放竹筐处，将它慢慢的开起。其中有一本匣，面上书曰《预言秘牒》，却封锁得极其坚固。舍妹见是此种书名，欲看之心益切，不由得向四处找起匙子来，却哪里找得着？不得已，用小刀子将那箱底钉的铁钉抽起，那底便脱下来。舍妹信手取来一本，却是甲午年战败预言，题曰：《甲申年测记》。便偷将前后略略翻看，却都实有其事。因其方颇长，不及详看，便往下再找，更有什么《戊戌年变政预言》、《庚子年国难预言》，略看一二，也都符合。但其中多记各处士子工商及各社会的情形，多是没有闻见的。后来取出一本《甲辰年瓜分惨祸预言》。舍妹暗忖，若将此书录回，与我国人看看，真是可当一宗奇谈，因此极力偷录起来。及至天明快了，已经录完。后面却有诗四句云：‘漫著预言篇，书

成涕泫然；民心如有意，人事可回天。’录完，将书还放在原处，仍将箱底合上，更将铁钉钳入，却都无人知觉。次早已晴，便辞了两老及众人，回到寓所，急急将这书译成东文。”

说完，因手举方才的书说道：“这卷便是，不知君可念过东文没有？”黄勃道：“尚望女史借我那汉文的。”那笃济道：“汉文的被我朋友借去。后来这朋友因心恶敝国一个官吏作事不合，便暗暗刺他死了。过了几天，他却自己也用利剑自刎了。衣带上书云；‘方今中国民人，尚在醉梦之中。瓜分之事，已迫近矣。中国亡，日本亦必不保。吾不忍见全洲黄种尽为白人奴隶，故死。惟吾不能尽我心力，以图补救，死有余辜。所以如此者，所以示中日之人，以毋庸畏死而惜命耳。’所以此汉文的，不知失于何处。阁下欲读此书，只今惟有东文的。”那黄勃道：“小生不识东文，尚望女博士教我看去。”笃济女士道：“这却不难。敝国的文，原尽是中文，惟其中参有假名。有人指点，倒是容易看的。”说罢，便将书递与黄勃，一行一行的教他看去，那黄勃读来，却是忽而眼泪涟涟，忽而心上忡忡，忽而发指皆裂，忽而色舞眉飞。两位女士，看仙如此血诚，着实敬爱。后来黄勃便向女士借来，携往东京，托一个能译东文书的朋友译出中文，庶或警醒全国。不意船到神户上岸时，却与兄弟相遇，固便托兄弟译了，此便是有此书的原由。

一日，兄弟方欲开译此书，忽见两个日本女士慌慌张张的跑来，对黄勃道：“先生，不好了。”吓得我们二人吃了一惊。正是：得到奇书胜良友，传来警报感多情。

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传警报灾祸有先声 发誓词师生同患难

却说轩辕正裔正在译书，忽见日本中江笃济和大望来到，喘吁吁的对黄勃道：“不好了！近闻各国因贵国不能抵拒俄国，让俄国独得厚利，将东三省占了。各国各因自卫起见，也须向贵国求得同等利益，为匹力均势之计。今者各国各派专员前来北京会议，但是各国公使，已得其本国政府之谕，向中国指索豁与之地。前礼拜二，已会议一次，略将瓜分的地图，附以贴说，某省某省应属某国某国，照会北京政府，速即预备派兵镇定民心，以免抵挡，然后交豁。说是限六日回复，三个月实行。只留一二处为满洲人并皇帝寄足之地。足下已闻否？”那黄勃听了此言，不觉哇的一声，口吐鲜血，不由得仰身倒了。吓得正裔和笃济姊妹二人急忙扶住。那大望便道：“现今此信未必确实，阁下何必如此。”

那黄勃两眼垂泪道：“好哥哥、好姊姊，快把刀来将我杀死了，再来碎尸万段的斩了，尚是不能蔽我的罪。这中国是生我的父母，是活我的恩人。他的土地，载着我十四年；生的百物，养着我这么大。如今他亡了，我也不曾有丝毫报答他，我尚能算得一个人么？”说着，顿足捶胸地大哭起来，又说道：“况且自我的首先始祖而来，皆托生在此中国的地上。我祖宗、我父母、我兄弟姊妹，连我自己的身，一丝一发，何莫非此中国养大的！我只道我死了，

他尚千秋万岁的长在世间，不承望他被外国来分裂了，世界上便无他的国名了。吓！老天！老天！何不把我黄勃雷击火烧，蛇吞虎咬，水淹刀伤，油煎岩压的严严重罚，代我的中国受这场恶祸；为何却把我的中国亡了！为何却把我中国亡了！”说着，又号啕大哭。

正裔急得无法，只得慰道：“好兄弟，你且听我一言。我中国养你这么大，他临危的时候，你应该和我想法去保他。若但这样的痛哭伤感，倘或一时死了，便使中国少了一人保护，你岂不是罪上加罪？依我说，尚是出去打听消息，一面与我国在此留学的同胞商议，大家同回故国，好歹尽我们的心力，且去保他。若不能保住，那时我和你同死未迟。难道我便舍得国家么？好兄弟，我的心都碎了。你别误我时刻，与我打听去罢。”说着，已是泪如雨下，那中江姊妹二人也不禁伤感。

黄勃听了，也恐耽误打听的时候，忙收了泪道：“如今我们当往何处打听？”正裔道：“我们一处去找我们回回的，问他闻的如何？”中江笃济忙道：“我记得那本《惨祸预言》内头一页，载云：‘若有热心爱国的人，将我此书编成章回体小说，传布国中。或且人人醒悟，尽照着书中那先时布置，转祸为福的各章，急急办去，这中国或且可以死中复生。所以此书原名又叫做《醒魂夺命散》。’著此书的人，既然是个先知之士，前此无不所言皆验。你们照他的言编做小说，或是真能救活中国也未可知。依我说，编译此书，真是片刻难缓。不如我姊妹且和黄君出去打听了，轩辕君且赶紧将那书编成小说，赶紧付印，这也是一宗报国之事。”黄

勃听了，便推正裔道：“好哥哥，你快编去，我和两位打听去罢。一礼拜不能成功，我就杀你呢！”说着，便拉中江姊妹跑了。后来黄勃打听回来，说尚未有确信，因此二人只一面探听，一面急急忙忙的将《惨祸预言》编辑起来，冀能救得中国，此是后话。

且说此时黄勃去后，这里正裔打开书一看，果然先载一引，与笃济方才所说相符。及看此书的开端，却是两首诗。看了一眼，不觉吃了一惊。后来细细看去，却载着黄勃也在其内，竟将黄勃得到此书以及等等行为，都说得毫厘不爽。心中着实惊讶，愈觉得著此书之人，真有一片的苦心，如何便能如此设想。益信得此书可以救国，便急急的译去了。只因眼前黄勃暨译者所行的事，都被此书载了，所以莫辨何处是那人起笔之处。

却说那瓜分警报传到中国，便有些真正志士，急得似蚂蚁在油锅上一般，成日里如狂如痴，东驰西走，呼号奔告，直至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苦苦的思量要抵抗外人。也有些平日会说大话的，到了此时，好似狗子闻狮吼一般，早把尾巴子夹在屁股后，连头也不敢仰一仰，只是坐以待毙了。

不意有个裔州地方，有一位士子，姓曾，名郡誉，字曰子兴。先前也曾出洋，进过美国大学堂。毕业回华，后来被某官府聘为学堂教习。只因官办的学堂，专意教人学作奴隶，那世界上人人应知的公理，却不肯与学生谈及。所以郁郁不乐，销了差使，将自己的家业卖了，以作经费，即往城外自立一所学堂，便名曰自立学校。那学生额设一百二十人，已经办约二年有余。那日闻得瓜分中国之信，那子兴立即大开演说之场，召集诸生，上堂听讲，并且开了大门，招人入听。到了人集颇多，那子兴便上坛讲道：

“兄弟今日得到警信，说是各国已经议定瓜分中国。现今德兵已由胶州迁至烟台，英兵已向瓜州进发。为占领扬子江流域，又云英国已派总督来华，管理领地，已经到了香港。如此，法国不日定必进兵两广。日本定必进兵福建。可令我堂堂大国，将被诸强齧割以尽。诸君试思，人有玩好之物，一旦见夺于人，尚且不甘。况且如今我们的中国，自四千年以来，就是我们祖宗所藉以托身安命长养子孙的土地，世世相传，流到我辈。虽是早被那鞑子据了，但是那满人的聪明才智，是不及我们汉人的。他是野蛮贱种，虽然一时得志，我们尚可再图恢复，如明太祖驱逐元人之事，我们汉人必能做到。若是被那外洋白种人得了，他便四处设立警察，日夜逡巡，监察我们，不许我们聚集谈话。你们想想，不得聚集众人，尚能恢复得国么？况且更于一切要害之处，屯驻精兵，将我地方建筑铁道，四通八达。不论何方有事，他几分钟之间，便可集兵盈万，哪里与我民有个下手恢复的地方呢？那时估量我们，已是无从反抗。更用灭种的手段，将我们全种灭了，好将土地把他们国里人，滋育蕃息，快活受用。你道灭种是用何法呢？他于大兵到来之日，先说我们是贱种，是野蛮，无智无才，不能创造利器，训练甲兵；又不能大众同心，爱护国土；却只人人专爱身家，不肯共谋有益大众之事。此种人，不能享福于地球土，应当灭绝净尽，让他有智的受用。即便纵兵抢劫银钱，奸淫妇女，践踏民人，焚毁村镇。那时加以土匪乘机发作，乱杀乱抢。那不肖无耻、狗猪不如的汉人，或应他招募，做他兵卒，自杀我本回的同胞。那官兵也是极意骚犹的，不用言了。列位试想，那

时的光景，耳中但闻民人乞命之声，目中但见骸骨纵横之惨。天上火光，地下血赤，炮弹轰天，横飞纷射。眼巴巴看着骨肉惨遭暴虐，妻孥横被摧残。逃难过山丘，不忍见祖宗暴骨。饥民方槁饿，裂我肢体而生吞。斯时之景，其何堪也。或有幸而漏网者，则彼必横侵暴敛，以困其生。居屋有税，人回有税，器具、禽畜无不有税。畜一犬每年须纳钱一千；畜一牛则每年须缴洋十圆。欲买衣服，须先有纳税之款，始得御寒。欲余菜粮，须先有人公之钱，始敢果腹。乃至死一人，则买棺有税；生一儿，则报名有税，如有八口之家，每月如不能缴公二百数十圆，则不免囹圄矣。此俄、德已行于旅顺、胶州者也。且一切大利所在，彼必尽行收取，吾民皆不得过问。吾民有富者，则必收其财，而使之贫。有贵者，则必抑为奴，而使之贱。凡上等之事，如读书、做官、经商等，吾民皆不得为。所得为者，惟苦工之事耳。做工所能有几何，而每月必须缴纳苛税，不免生计日益艰难，那就渐渐的我们人口一年减似一年了。又况他的人可以随意辱我、侮我、打我、杀我。其为官者，皆不禁止，必须到得吾民尽绝，方始甘休。你道可惨不可惨呢？看来，如今我们总不能逃出一死字了。但是与其等我们被屠杀残暴而死，何如于今赶紧预备，集合我们大众，与那来收我土地的极力一战。战而不胜，亦惟死耳，倒还为我祖宗传下的地方留个名誉，给人家说此处人民是有志气的。况且我们如果个个同心，前死后继，也未必定是不能保住地方的。若能够势力日雄，或且建立不世的功业来，那我们的英名，岂不传到五洲万国去么？即使失败而死，亦死得轰轰烈烈的。大凡天地间最苦的莫如死，但是均须一死。便须想死时快活的方法。假如我

们于起义救国时而死，心中必觉得正气冲霄，光芒万丈，哪里更觉得苦。假如是悠悠忽忽，苟求幸免，待到那洋弹贯胸，匪刀加颈，那时方且自悔不曾及时出些心九，与大众共襄义举，如今竟是不免一死，却又为人唾骂的，那心中真是又侮、又惧、又愧、又伤，这不是死得更苦么？兄弟如今敬问诸君同胞：是待外人来杀，待土匪来杀呢？还是做个有气义、有英风的男儿而死呢？”

登时那听者齐声道：“我们皆愿做个有义气的男儿而死。曾先生你道今须如何布置呢？”那子兴未及答言，但听哄的一声，那一百二十个学生，尽举手一跃道：“我等皆愿立义勇队赴战，为国家效死，愿先生做这领袖。那洋兵今日到来，裁们便今日与他决死。他明日到来，便明日与他决死。他半夜三更来，我们便半夜三更与他决死。”那先生道：“我是情愿的，好歹我们师生同盟网拼一死，休作那无志无气的人，死了也好见我们神圣祖宗黄帝、尧舜、禹汤、文武于地下了。”众学生齐声鼓掌，口中共高声叫道：“为国死呵！为国死呵！男儿呵！男儿呵！男儿为国死呵！”那过路的人来听者中有数人道：“我们都是男儿，年纪且是大些，难道反不如小孩子么？我们也回去说给大家听听，也去起义兵来如何？”于是大家叫道：“我们！我们报国！报国！起义兵报国去也。”哄的一声，大家冲出门去了。于是街上三三五五，一群一阵的摩拳擦掌，口口声声只说洋人来了，预备打仗罢。也有跑到乡下转报的，也有取出枪炮刀矛来磨洗的。有二三处已有团练，因此也便重新整顿。后来与英兵累次大战，互有杀伤。洋兵见彼等一片血诚，甘心殉死，甚是叹服。虽然这土炮不曾争得回来，却与他

处亡的不同，倒留个赫赫盛名流传后世，此是后话。

且说那曾子兴同学生一百二十人，见听众感动，当众人出门去的财候，便喝彩拍掌，以示亲爱。子兴看那听众去尽，却复上坛对诸生道：“诸位好兄弟，既是同心为国效死，固是可嘉。但义勇队不是空言立得，如今立一册子，大家须亲笔签名方可。”一个学生便向帐房取了一本簿子来，大家便公举曾先生做总理兼教习。子兴即将自己姓名签了。诸生便欲向前题名，那子兴道：“这名是不可轻易签的。今日签了名，便是入了死籍，一旦有事，便出去打仗。倘若有人临阵脱逃，我们自家便派个人去杀死他。诸君，须自信临时不至怕死，又不至被家人绊住，方可入队。不然，恐有后悔。”那学生大叫道：“我们是不怕死的，我家是不能压制我的。”子兴道：“但是如此，你们这些年纪太小的，只可另编一预备队。待我们稍长的先去打仗。打胜不用言了；若败了，你们小的再来继我一死未迟。”那一班小些的同声叫道：“我们年纪虽小，舍死报国总是能的，为何不给我入队？我们年少，举动比你们更捷些，我们还要占头阵呢！”子兴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也有些太小的，他们连枪都举不起来，不如免了。”诸学生同声道：“是。”

于是依次签名，十三岁以上者，皆得人籍，计共八十四人。其余三十六个小孩，却另用一册。也都签了名。子兴道：“你们忒小了，如令我且让你签名，作为后备，那战时你们却不须出阵。”只见那一班小孩哭道：“我们在家也是死，不如让我们各做爱国的人，死了也死得好看些。”全堂学生不禁同声伤感起来。那子兴却用手巾拭了眼泪道：“好兄弟，我们好男儿只是死了，何必过作唏嘘。如今当以商量大事为要。”诸人也止住了哭，静听子兴说道：

“我们现在也无器械，也无军火，连那军饷粮食一应无有。就是有了人，也不过一百多人。刚才来听的那些人，他们虽已经激动，却是靠不住的。一时他气过了，却仍是坐着空望幸免的，这全仗着我们去组合他。不但这班人，即那秘密匪党，也都要运动他。如果我们人多了，那就可得势些。一面更要运动绅富，捐出钱来，预备粮食军火，这须是四出演说，激起人心，然后立起义勇队来。这边官府就是压制，我们人多了，却有何怕？且我们是保卫地方，设立团练，他们却有何说？即不然，我们演说时被他找去杀了，我们前仆后继的，仗着上贯天日的真诚，那怕则个？如今你们演说尚未熟，说去未能动人。那演说之道，须是善察听官的颜色。觉得这句话他们不以为然，我使用言解去；觉得这句话他们激动了些，我便火上加油，逼紧了来；觉得他们误会了，将要轻举妄动，我便解释一番；觉得他们实心实意的信从了，我便立时代他合起团体来，更复代他布划计策，要他办去。总之，这抑扬轻重，增减变化，是第一要紧的。如今限一个礼拜肉，你们每日练习演说二点钟，练习熟了，然后分往各乡开演。更有要紧的一样，我试问你们，若是人集多了，也有军火粮饷了，那些骤合之众，非但不知阵法，并那放枪之法也都不知，却有何用？如今我们须要天天夜里演说，上午习操，到了人集多了，方能分头教演阵法。一切临战攻击，与那全军分合进退守险设伏种种步法、手法、口号，都要练得纯熟，方有用处。如今我便去运动绅富，仗我三寸不烂之舌，说他捐出资财来办团练。你们这里紧紧的商议，即着高等班学长姜一心订定课程。那兵操，仍是天天我来教练。只是

学堂功课仍是不可尽废。我们中国存着一日，我们仍尽着一日义务，这考究普通学门也是要紧的。如今已将上半天全加入兵操功课，下半天仍是要照常上课的。我便知照临院和各教员，把课表改了。你们稍有空暇，还要写信寄与各处朋友，告以大祸将临，教他速速预备去。那地图，更要每人早早预备一张。研究研究。我们虽是拼却一死，也须有些把握，有些布置。我是早把此身舍给你们的，你们一日生着，我便尽心尽力，为你们打算一切。你们一日死，我便同死罢了。”只听诸生齐声叫道：“咱们同死罢！”正闹着，忽见两个公差来了。正是：

外患方殷，内难又起。

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恶官吏丧心禁演说 贤缙绅仗义助资财

却说曾子兴方与诸生发誓同死国难，忽然来两个公差，手提一张告示，向讲堂对面白墙上贴了。子兴等上前看时，只见写道：

“商州县正堂石示：照得本县前闻，邑中素有无知不法之徒，欺盛世刑政宽简，乃敢造作妖言，假托爱国保种，煽动闾阎，殊属胆玩已极。兹闻又有自立学堂内曾群誉等，集众演说，散布浮言，以致民心被惑，举国若狂，真是目无法纪。本应立拘到案，严刑重惩，以警将来。姑念曾群誉等，尚属可以化悔，不忍不教而诛，为此示禁。该学堂内外人等知悉，自示之后，尔等须知我